AI 时代美术史通识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张丽群，林怡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DOI:10.61369/RSTD.2026030014

摘　　要： AI 技术改变了美术史通识教育的资源形态，也改变了学生进入艺术史知识的方式。作品图像、馆藏资料、虚拟展陈和智能检索不断扩展课堂边界，但资源增多并不必然带来理解加深。当前美术史通识教学中，仍可见知识线索被平台信息切割、作品阐释停留于视觉层面、课堂组织与学生数字化学习经验衔接不足、评价方式偏重识记等现象。基于通识教育的基础性与美育属性，教学应重新梳理艺术史知识框架，将 AI 资源纳入教师主导的课程结构之中，并通过人文阐释、情境化学习和多元评价，引导学生从观看作品走向理解历史、文化与审美价值。

关 键 词： AI 时代；美术史通识教育；美育；人文阐释；教学评价

Research on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Art History in the Age of AI

Zhang Liqun, Lin Yi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Abstract: AI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the resource form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art history and also changed the way 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of art history. Works' images, collection materials, virtual exhibitions, and intelligent search capabilities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lassroom. However, an increase in resource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In current general art history teaching, we can still observe phenomena such as 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clues by platform information, the limitation of work interpretation to the visual level,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students' digita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 bias towards memory-base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attribut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should reorganize the framework of art history knowledge, incorporate AI resources into the teacher-led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guide students to move from viewing works to understanding history, culture, and aesthetic value through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contextual learning, and diverse evaluation.

Keywords: AI era; general art history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引言

美术史通识教育借助艺术作品和历史知识，帮助学习者形成基本的审美判断与文化理解。AI 技术进入教学后，图像资源的获取更加便利，数字展厅、智能检索和作品复原也为课堂提供了新的条件。但在实际教学中，便利性同时带来新的偏差：学生可能快速接触大量作品，却难以形成稳定的艺术史线索；教师也可能把技术展示误认为教学深化。因而，讨论 AI 时代美术史通识教育，应回到课程目标本身，审视技术环境下知识怎样组织、作品怎样阐释、学习质量怎样判断。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美术史通识教育

美术史通识教育以非专业学习者能够理解和吸收的方式，呈现艺术作品、历史语境与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它关注的重点是借助典型作品、重要艺术现象和基本史实，帮助学习者建立观看作品、理解风格、判断审美价值的基本能力[1]。作为通识美育的一部分，该课程还承担文化理解与人文涵养的责任，需要在知识普及、审美启发和价值引导之间保持平衡。尤其在图像资源大量进入课堂以后，教师更应判断哪些内容适合作为通识入口，哪些内

作者简介：
张丽群（1984.12-），女，汉族，上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林怡（1983.09-），女，汉族，上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容只宜作为补充材料，避免课程被作品信息、图片浏览和概念罗列所替代。

（二）AI 时代美术教育特征

AI 时代美术教育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艺术资源的组织方式和学习路径上。智能检索、图像识别、虚拟展厅、数字复原等技术，使作品图像、馆藏资料和相关文献能够更快进入课堂，也使学生接触美术史的渠道更加开放[2]。与传统教学相比，学习者可以在数字环境中比较作品细节、追溯创作背景，甚至借助沉浸式场景获得接近展览现场的观看经验。AI 工具提供的是材料、路径和呈现方式，真正决定学习质量的仍是教师的知识组织、问题设计和审美引导。若缺少必要筛选，便容易出现信息过量、理解浅表和判断依赖等问题。

二、AI 时代美术史通识教育面临的核心挑战

（一）知识体系碎片化，弱化美术史通识的系统性

AI 环境下，美术史知识的获取入口明显增多，学习者可以通过短视频、智能检索、数字展览和图像推荐迅速接触大量作品信息。但这些内容大多以单个作品、艺术家趣闻、风格标签或视觉热点的形式出现，缺少稳定的历史线索和知识层级。学习者容易知道某件作品“很有名”，却不清楚其所处时代、艺术观念及其与前后流派之间的关系。美术史通识教育原本应帮助学习者建立基本的时间脉络、风格演变和文化背景认知，若教学被零散资源牵引，课程便可能从系统理解退化为材料浏览[3]。尤其在非专业学习者基础较弱的情况下，碎片化信息越丰富，越需要清晰框架加以统摄；否则，学生获得的只是局部印象，难以形成对艺术史发展逻辑的整体把握。

（二）教学认知浅层化，缺失美术史的人文内核

智能技术增强了美术作品的可视化呈现，也使课堂更容易停留在图像观看和信息识别层面。部分教学过度依赖高清图片、三维展陈和作品说明，强调作者、年代、媒介、尺寸等基础信息，却较少引导学生进入作品背后的社会语境、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美术史通识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作品理解人的处境、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文化观念的变化。若课堂只追求展示效果和信息丰富，学生可能形成对艺术史的表层认知，把美术作品理解为孤立的视觉对象。这样一来，技术虽然扩大了观看范围，却没有真正深化理解，美育中应有的人文涵养、价值判断和审美思辨也容易被弱化。

（三）传统教学模式滞后，适配性不足

AI 时代改变了学习者接触知识的方式，也改变了其课堂参与期待。学生已习惯在数字平台中通过检索、比较、互动和反馈获得信息，如果美术史通识课堂仍长期停留在教师单向讲授、学生被动记录的状态，便容易出现教学节奏与学习习惯之间的脱节。传统讲授在梳理知识框架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若缺少问题引导、图像比较、情境体验和自主探究，课堂很难激发学习者对艺术史的持续兴趣[4]。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教师虽然使用了数字资源，却只是把教材图片换成电子图像，把线下讲解搬到线上平台，教学逻辑并未真正改变。技术形式的更新若没有带来学习方式的调整，反而可能掩盖教学模式本身的滞后，使通识教育难以适应 AI 时代开放、互动、多元的学习环境。

（四）教学评价体系单一，不符合通识育人需求

当前不少美术史通识课程的评价仍以出勤、简单作业、作品信息识记或期末测试为主，评价内容偏重结果呈现，较少关注学习者在审美判断、文化理解和艺术思辨方面的真实变化。AI 时代学生获取资料更加便捷，单纯考查作品名称、作者年代和概念解释，已经难以准确反映其学习质量，也容易诱发机械摘录和工具代写等问题。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基础素养的形成，其评价应关注其能否围绕作品提出问题，能否联系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能否表达相对独立的审美观点。若评价体系仍然停留在低阶知识检测层面，课堂教学便会受到反向牵引，教师难以真正落实过程性观察、思辨性任务和综合性表达，通识美育目标也难以落到实处。

三、AI 时代美术史通识教育的优化发展对策

（一）重构系统化知识体系，筑牢通识教育根基

美术史通识教育面对的学习者多为非专业群体，其知识基础、艺术经验和学习目标均不同于美术学专业学生。因此，在 AI 资源大量进入课堂之后，教师更需要主动承担知识整理与结构重建的责任。课程设计应以时间脉络为基本线索，以代表性艺术流派、典型作品和重要文化背景为支撑，将分散资源纳入相对稳定的知识框架之中。例如，在讲授西方近现代美术时，教师应引导学生理解工业化、城市生活、摄影术兴起、艺术观念转向等因素如何改变艺术家的观看方式[5]。AI 检索工具可以用于补充作品图像、展览资料和相关文献，但进入课堂前必须经过教师筛选，避免材料过多削弱主线。对于通识课程而言，知识边界同样需要明确。专业教学可以深入考据、风格源流和学术争议，而通识教学更应关注学习者能否建立基本的艺术史方位感，能否理解作品与时代、媒介、观念之间的关系。教师可围绕“时代—作品—观念—审美”搭建单元结构，将每一时期的学习任务控制在适宜范围内，使学生既能看见艺术史发展的连续性，也能理解不同风格产生的内在原因。系统化是通过清晰的组织方式降低学习难度。只有当数字资源被纳入有序框架，AI 时代的美术史通识教育才能够真正承担基础美育和文化启蒙的功能。

（二）深耕人文内核教学，回归美育本质

AI 技术能够提升图像呈现的清晰度，也能够借助数字复原、虚拟展陈和情境模拟扩展作品理解的路径，但美术史通识教育的根本仍在于引导学习者理解艺术背后的人文精神。课堂使用智能技术时，应避免把作品处理成孤立的视觉材料，而要将其放回具体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之中进行阐释。教师可以围绕典型作品设置由浅入深的观察任务，使学生先从画面形式进入，再逐步追问作品为何如此表现、艺术家面对了怎样的时代处境、这种表达回应了何种文化问题。以中国山水画教学为例，若只展示笔墨效果、构图方式和高清局部，学生往往只能获得形式印象；若结合文人精神、隐逸传统、自然观念和士人生活背景进行分析，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学生才能理解山水画是寄托人格理想和文化情怀的艺术方式。AI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帮助教师呈现画作局部、关联诗文资料、展示不同时期山水图式的变化，但作品意义的揭示仍需依靠教师的审美判断和问题引导。通识教学还应重视思辨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对艺术现象作出有依据的判断。面对生成式图像、数字复制和虚拟展览等新现象，教师可组织学生讨论“技术生成的图像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数字观看是否改变了作品经验”等问题，使学生在比较、辨析和表达中形成较为独立的审美认知。美育让学生通过作品理解人、理解时代、理解文化。AI技术只有服务于这种理解，才能真正回到美术史通识教育的育人本质。

（三）创新智能化教学模式，适配新时代学习特征

美术史通识课堂引入AI技术，不能停留在把纸质图像换成高清投屏、把教师讲授搬到线上平台的层面。教学模式的调整，应围绕学生如何进入作品、如何形成比较、如何把零散观看转化为历史理解来展开。对于非专业学习者而言，单纯增加数字资源并不能降低学习难度，反而可能使课堂被图片、链接和资料说明牵引。教师需要先确定单元主线，再选择适合支撑主线的智能资源，使技术成为理解作品的路径，而不是课堂的中心。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将美术史通识学习划分为课前预进入、课堂深研读和课后再整理三个环节。课前应由教师提供有限而明确的观察方向，如围绕“城市生活与印象派绘画”“礼制空间与中国古代建筑”“文人精神与山水图式”等主题，让学生在数字博物馆或虚拟展厅中完成简短记录。课堂教学则应把重点放在作品比较和问题追问上。教师可选取两三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引导学生从画面细节、表现方式、时代背景和审美观念之间建立联系。例如讲授印象派时，应联系19世纪城市生活、户外写生、摄影技术和现代视觉经验，分析艺术家为何改变传统绘画的观看方式。AI图像放大、局部对比和资料检索可以辅助这一过程，但最终仍要回到学生能否说清作品变化背后的历史原因。混合式教学也需要控制边界。线上资源适合用于补充观看经验和延伸阅读，线下课堂则应承担知识统整、观点辨析和审美引导的任务。若两者缺少分工，学生容易把线上学习理解为资料搬运，把课堂讨论理解为信息复述。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课后形成小型作品札记，内容不求面面俱到，但需说明作品所处时代、形式特征及个人判断依据。这样的任务既保留通识课程的基础要求，也能避免学习停留在浏览层面。由此看，智能化教学模式的价值在于能否帮助学生在数字资源中建立秩序，在艺术观看中形成解释，在审美表达中呈现相对稳定的理解。

（四）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落实通识育人目标

美术史通识教育的评价应与其育人目标保持一致，不能长期停留在出勤记录、作品信息记忆和简单测试层面。AI时代资料获取更加便捷，学生能够迅速查到作者、年代、流派和作品简介，若评价仍以低阶知识再现为主，不仅难以判断真实学习效果，也容易使课程目标被窄化。较为适宜的评价体系，应同时关注学习过程、审美理解、文化阐释和思辨表达。教师可以将过程性评价嵌入日常教学之中，通过课堂观察、讨论记录、作品比较任务、学习札记和小组展示等方式，了解学生如何观看作品、如何提出问题、如何组织观点。结果性评价应从单纯识记转向综合表达，例如要求学生选择一件作品，结合时代背景、形式特征和文化意义完成一段有依据的解读。这样的任务能够较好反映学生是否真正理解美术史知识。在评价维度上，应突出通识美育的特点。学生应能够说明作品的基本历史位置，能够从图像细节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联系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解释，并能表达相对清晰的审美判断。AI工具也可以参与评价过程，如用于收集学习轨迹、整理课堂反馈、辅助形成学习档案，但评价结论不能完全交由技术生成。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作品解读质量和观点形成过程作出综合判断，尤其要关注学生是否经历了由直观感受到理性理解的变化。对于开放性任务，还应建立较为清楚的评价标准，避免评价流于主观印象。多元评价的意义在于引导教学回到素养培育本身，使学生在持续观察、分析、表达和反思中逐步形成审美能力与文化理解力，从而真正落实美术史通识教育的目标。

四、结语

AI时代并未削弱美术史通识教育的价值，反而使其知识组织、审美引导和文化阐释功能更加突出。面对海量数字资源，教师需要在技术便利与教育判断之间保持必要张力，把分散的图像材料转化为有结构的学习内容，把即时的信息获取转化为较稳定的艺术理解。未来教学应继续坚持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文性，在智能工具辅助下完善课程框架、教学方式和评价机制，使美术史学习真正指向审美能力、文化认同与独立判断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岳文韬，龚俊韬.AI时代下职业院校美术教育发展研究[J].大观，2026,(1):162-164.

[2] 梁冰，杨斌宇.宋代画院的教育理念对当代高校通识美术教育的启示[J].美与时代（中），2023,(5):97-99.

[3] 赵锋，耿余，朱家佳.基于跨媒介交流的美术院校通识教育实施探究[J].西部素质教育，2023,9(7):146-149.

[4] 赵锋，朱家佳，耿余.通识教育背景下的美术院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3,19(9):174-177.

[5] 李鸿涛，王柯，黄甘萍，等.互联网背景下美术通识公共教育碎片化模式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17):181-18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